

一切都是雨果引起的： 「2010年臺北國際書展」參展紀要

許夢虹 ◎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國際交換處

✿ 為什麼要典藏手稿？

以《悲慘世界》、《鐘樓怪人》等小說緊緊扣住全世界讀者心弦的法國大文豪雨果曾說：「一個人的書信比他的作品更能顯現此人的性格和生命歷程。」基於這樣的理念，雨果對手稿的處理方式忠實的實踐他自己的想法。1881年，雨果去世前，將他畢生的創作手稿全數捐給法國國家圖書館，這個舉動鼓勵了圖書館蒐購作家手稿的政策，法國國家圖書館因雨果的善舉，自此之後，不僅蒐羅了文學家的手稿、照片、手繪圖等，連同藝術家的草圖、音樂家的樂譜甚至政治家的簽署歷史文件等手稿都蒐羅在內，典藏第一手的原始資料，無疑是嘉惠後世的研究學者，而且典藏了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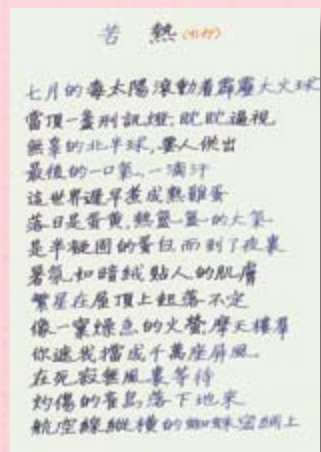
相較於印刷精美的出版品，手稿看起來一點兒也不吸引人，白紙（甚至發黃的紙）黑字，如果加上字跡不工整，還有塗抹修改，潦草之餘還得辛苦辨識，但是珍貴性也在此。從字裡行間，書寫的歷程透露了不少的訊息：或許是當下靈感湧現，奮筆疾書，所以字句流暢，暢所欲言；也許是思前想後，推敲琢磨，心路歷程拐彎抹角，所以塗塗改改；也許是一時懷憂喪志之作，或立言評論時局，基於環境的限制，不便發表，待事過境遷，該手稿就成了「還原原貌」的最佳憑證。不管如何，書寫都是人類文化智慧累積的結晶，後世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才得以承先啓後，發揚光大，追溯智者的思考脈絡，是後進晚輩急起直追的捷徑。在出版技術蓬勃發展的今天，作者手稿經過重新謄寫，打字排版，精美印刷，呈獻給萬千讀者賞心悅目的閱讀品質，手稿的可看性或許不再，但珍藏手稿的意義非凡。

有了精美的印刷品，手稿的最終去處在哪裡？顯然，雨果的明智之舉給了手稿最佳去處的答案，除了圖書館，還有什麼地方可以保存數百年而不使文件受損？圖書館員是最瞭解手稿珍貴性的一群人，不僅珍藏，還要能加值，讓珍貴的文化遺產做最佳的利用，這才是圖書館為人類累積知識的最大功能。從法國作家手稿要來臺灣國家圖書館開展，到每年本館參與一年一度出版界的盛事——臺北國際書展，於是，2010年的參展主題便由此決定了——國家圖書館將展示當代文學家的手稿。

✿ 當代作家手稿

作家能夠提筆一揮而就，字字珠璣，不需修改的文稿應該是少數吧！印象中曾有作家描繪自己的創作歷程：坐在書房中搜索枯腸，字紙簍堆滿了揉爛的稿紙，煙灰缸溢滿了煙屁股，文字填滿方格子的稿紙上，除了字句上畫下的二條槓之外，還有行間補充的字跡，書寫空間不夠，又拉線到天地留白處，繼續未完的句子，這就是原始的稿件，塗改得慘不忍睹的稿紙上，正是作家內心的對話，思路的衝撞，情節佈局的推敲琢磨吧！待我真正拿到余光中教授的手稿時，不禁啞然失笑，這份手稿和我想像中的樣子相距甚遠。余光中教授工整端正的字跡，在出版界是出了名的，聽余教授的談話，嚴謹簡潔，字如其人，所言不虛。可以的話，余教授的文稿根本不需要打字，直接將余教授的筆跡印刷成書都極有可看性。回過神來一想，哪個作家會拿出那份塗抹得見不得人的稿樣出來，再怎麼說也得重新謄寫過吧！

記得那是個週末的夜晚，我來到一群作家聚會の場合，找到余光中教授和丘秀芷女士二位資深的臺灣名作家，向他們邀集手稿，余光中教授笑著說：「手稿？大概也只有老作家才有這東西，現在的作家哪有什麼手稿？文字都存在電腦裡了呢！」說的是，現代的文字工作者哪個不是直接就在電腦前工作，發表對社會不平的評論，紀錄荒謬的新聞事件，或是情緒式的抒發都透過敲擊鍵盤，化成數位檔案，一個enter鍵，便公諸於世，要不是引發網民議論紛紛，就是成了垃圾郵件，一個delete鍵，文字頁面消失的無影無蹤。稿紙上劃下二橫槓，還留存可供識讀的文字，尚能回過頭來反覆思量當時思緒的波動，接續當時未能思考完整的不足，但是電腦螢幕上的刪除鍵一按下，就「船過水無痕」什麼也不留下。比起那個親筆書寫，一個字一個字爬格子的時代，有無留下刪除的痕跡就成了與數位化時代最大的對比。



· 余光中教授的手稿。

✿ 手稿數位化

這並非抱怨數位化的無情，相反的，圖書館靠數位化的技術，館藏的資源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，做最大的加值。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就是電腦業界的巨擘——微軟，在費時5年研發的Vista作業系統公開上市時，為了推銷Vista，與倫敦大英圖書館合作，使用該系統展示兩份文藝復興大師達文西的手稿。這兩份達文西手稿，一是《阿朗戴手稿》（Codex Arundel）由大英圖書館珍藏，內容包括最早的坦克設計和鳥類飛行原理，僅極少學界人士曾一睹真品全貌；另一份《列斯特手稿》（Codex Leicester）則是比爾·蓋茲本人在1994年斥資3080萬美元（約10.2億元臺幣）購得，內容包括解釋化石出現的造山運動原理、並探討潛水艇戰爭，僅一年一次在特定國

家展出。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讓在場人士驚嘆不已的不是軟體性能，而是兩份珍貴手稿分離500年後，首度以栩栩如生的數位影像共同呈現世人面前，搶盡Vista光彩。

數位化的威力是如此的厲害，想想那些年代久遠的紙本資料，一一面世實在有灰飛煙滅的風險，紙本資料數位化，不僅延長保存年限，還能隨時公諸於世，這實在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，忠實的保存人類可能消失的文化遺產。數位化還有一項好處是儲存的空間小，書展的展位空間有限，能展示的作家手稿數量也跟著受到限制，但是數位化之後的檔案則能儲存於小小的光碟片中，可說是不受展示的空間限制，光碟片如果還不夠儲存，還有internet，利用網際網路連線到資料庫，螢幕上便能一件一件的看盡所有的作家手稿，於是書展展位的小小空間僅能展示少數幾位作家手稿，已不再是問題，當代作家手稿原件和數位化的手稿將同時與讀者見面。

✿ 數位化時代的圖書館

其實，不僅是手稿數位化，影像、談話內容一樣可以數位化，只要曾經留存過的影像錄影，和手稿的珍貴性一樣，都是可以永久記錄作家的想法、創作理念、對事物的看法，在書展的小小展位上，國圖提供了一部84吋超大螢幕，放映作家余光中教授的訪談錄影片段，所圖無他，只想讓讀者瞭解，國家圖書館典藏一切紙本及非紙本的資料，只要是關於人類文化的，都有典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必要。

國家圖書館藏書豐富，數位化之後，更建置了數十個資料庫，鍵盤上幾個指令，頃刻之間資訊即現身電腦螢幕上，讀者不再需要在浩瀚的書海中尋尋覓覓，現代的專業圖書館員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能幫讀者找到需要的資料。以臺灣每年四萬多種書目出版的龐大圖書出版量來說，愛書人悠遊在書店中間逛不免也要抱怨：「真不知道想看的書到底在哪裡？」國家圖書館的一項特別服務就是針對讀者這樣的需求，「新書資訊預告系統」能每天針對讀者有興趣的領域發佈新書預告，愛書人即時就能獲得關心的新書出版訊息。

2010年的臺北國際書展很法國，除了法國多位大文豪的手稿將在國家圖書館展示之外，還有法國當代作家來臺灣與讀者會面以及2,500多本的法國出版品來臺參展，在這股法國風之下，國家圖書館展位以臺灣當代的知名作家手稿與之相呼應，讀者在觀看手稿的同時，一面懷想作家的思考泉源，他在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個性和人格特質之外，在那當下感受時光停滯在歷史發生的時刻，見證在時間流動下人文的躍進。再轉過身去，看看電視牆上播放的作家身影，或是利用電腦欣賞數以萬筆計的作家手稿；從手稿原件到數位化手稿，如同新舊時代的交接就在這小小的展位上流動著，也許「風簷展書讀」的情懷不再，但知識文化的累積會以不同的形式持續下去。

